

# 从左右之争到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之争

——基于 2022 年法国选举政治的分析\*

李济时 杨怀晨

**内容提要:**2022 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表明,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已经对传统政治格局构成全面挑战,同时出现了左右翼民粹主义之争、民粹主义内部的极端派与温和派之争。传统的左右翼意识形态都无法有效应对当代的问题,技术官僚主义作为一种替代品主导着法国的政治舞台,但它不仅没有成为对抗民粹主义的利器,反而成为民粹主义进一步发酵的诱因。法国政治格局已经从左右之争演变为民粹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之争,其中既有全球化冲击、新的社会经济格局冲击和特殊事件的影响,又有本国政治传统和政治体制的原因,与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主流化也密切相关。法国主流政治的未来不能寄托于不再牢固的“共和阵线”,必须凝聚新的共识才能改变社会撕裂的趋势。

**关键词:**法国选举 马克龙 民粹主义 技术官僚主义

2022 年上半年,法国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落下帷幕。在总统选举中,马克龙成功连任,但始终面临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劲挑战;在议会选举中,马克龙的“总统多数派联盟”失去多数席位,民粹主义主导下的左翼政党强势崛起。这些均凸显了民粹主义阵营的发展势头,进一步证实了 2017 年以来传统左右两大主流政党的衰落趋势。在此背景下,马克龙的“新中间派”确立了主导地位。它实际上吸收了法国的传统中派力量,重点凸显技术官僚主义,可以说是对传统政治的翻陈出新,同时也引起民粹主义的强劲反弹。透过 2022 年法国大选,可以看到传统的左右之争已让位于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之争,其中既包含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崛起和传统政党日益受到质疑的背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欧美民粹主义的发生机理和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编号:17BZZ075)的阶段  
性成果。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景因素,又包含法国独特的政治传统因素。本文尝试揭示这一重大政治变局,探究其背后的深层动因,并分析其发展前景。

## 一 国内外研究及本文研究路径

21世纪以来,法国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尽管20世纪七八十年代确立的中左和中右主导的两极格局在21世纪初看似依然稳固,但是,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于2002年闯入总统选举第二轮,预示着法国政治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然而主流政党满足于第二轮选举中“共和阵线完败极右”的胜利,并未引起警觉,直至2017年的法国大选骤然改变了过去三四十年基本由中左和中右主导的选举格局。年仅39岁的马克龙仅凭借四年的政府工作经历和成立仅一年的“共和国前进党”(现改名为“复兴党”)<sup>①</sup>,在从未参加过任何选举的情况下赢得胜利,当选为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国总统,震惊了世界。在之后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复兴党又借助马克龙在总统选举中的胜利一举夺得多数议席,构建起“总统多数派”。同时,与马克龙一同闯入第二轮选举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以下简称“勒庞”)也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这是时隔15年,右翼民粹主义者再次进入“决选”,挑战总统大位。相较于老勒庞在第二轮选举几乎毫无进展的局面,勒庞把得票率扩大到33.9%,令人震惊。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2017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对法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这种巨变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但是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是否会成为政治格局长期演变的趋势,仍存在一定的争议。安雅·杜罗维奇(Anja Durovic)认为,2017年法国大选的结果表明政党制度的重大转变,促使法国政治精英更新换代,反映了法国公民与其政治代表之间的持续脱节。大选后出现的高度支离破碎的政治空间,表明法国政治中政党竞争范式的转变。<sup>②</sup> 罗伯特·埃尔吉(Robert Elgie)认为,马克龙的当选挑战了法国政党体系中既有的两极化格局,可能会出现新的三极或四极体系,重现莫瑞斯·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所揭示的,从1789年到1958年在法国盛行的中间派统治,因为温和右翼和温和左翼都会向中间派靠拢。<sup>③</sup> 彭姝玮指出,2017年

<sup>①</sup> 前进党在2022年6月以“复兴党”名称参加了国民议会选举,9月17日党的大会以党员投票方式,正式通过了这一新党名。本文将该党统称为“复兴党”,引用他人发表于2022年6月之前相关著述时仍沿用旧称。

<sup>②</sup> Anja Durovic, “The French Elections of 2017: Shaking the Diseas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42, No.7, 2019, pp.1487-1503.

<sup>③</sup> Robert Elgie, “The Election of Emmanuel Macron and the New French Party System: A Return to the *éternel Marais*?” *Modern & Contemporary France*, Vol.26, No.1, 2018, p.16.

的法国总统大选是一次关键选举,选举结果不是暂时性的,它从根本上导致法国政党格局的断裂和变动,开启了一个相对动荡的、政党分化重组的新时期。目前,法国暂时形成了以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和以勒庞为首的国民联盟两极,在两者之间是仍在分化组合的碎片化的政治力量。<sup>①</sup>张金岭通过分析 2020 年法国市政选举的结果,揭示出法国政党格局持续分化的态势。他指出,作为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的失利显示出其改革不得民心、自身组织建设不力,而在社会党与共和国人党( Les Républicains, LR)<sup>②</sup>的地方根基依然稳固的同时,执政党还面临绿党政治崛起,以及国民联盟及其领衔的民粹主义力量的冲击,这使得法国政党政治日益碎片化。<sup>③</sup> 张骥也认同法国政党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指出法国政坛缺乏核心政治力量,在传统的政党格局被打破后,法国政党政治呈现出日益分散的结构。<sup>④</sup> 2022 年法国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结束后不久,尽管出现了较多的报刊评论,但是学术著述不多。彭姝祎在其文章中指出,此次总统选举进一步重塑了法国政坛,使之逐步形成中间派、极左翼和极右翼三分天下的格局。这三大阵营具体是:以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为核心的包括绿党和社会党等左翼政党在内的社会—生态分子阵营、以马克龙为代表的包括共和国人党在内的自由—管理分子阵营和以勒庞为主导的包括埃里克·泽穆尔(Eric Zemmour)在内的民粹—身份认同分子阵营。<sup>⑤</sup>

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席琳·贝洛(Céline Belot)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法国政党制度的变迁,认为尽管反对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经济维度和相关的阶级分裂维度在研究中仍然至关重要,但文化维度正日益渗透到政治竞争中,左右对立双方的主要政党和挑战性政党都在强调诸如移民和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等问题,从而吸引那些关注文化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选民。<sup>⑥</sup> 邢骥、范郑杰认为,主流传统大党退潮,政党内部和政党间关系发生重组,是传统政治未能应对法国经济、安全结构性难题,导致执政主流大党的信誉每况愈下,进而引发政治、社会生态发生变革的结果。<sup>⑦</sup> 马克龙领导的复兴党的崛起无疑是法国政党制度

<sup>①</sup> 彭姝祎:《试析法国政党格局的解构与重组——政党重组理论视角下的审视》,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2期,第114-120页。

<sup>②</sup> 国内关于该党译名并不统一,有的称之为“共和党”,本文依据外交部网站译法称之为“共和国人党”。

<sup>③</sup> 张金岭:《法国政党格局的持续演变与分化——基于2020年市政选举的观察与分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6期,第134-142页。

<sup>④</sup> 张骥:《政党格局转变与法国社会党的发展困境》,载《当代世界》,2021年第11期,第53-57页。

<sup>⑤</sup> 彭姝祎:《法国总统大选与三足鼎立政党格局的形成》,载《当代世界》,2022年第6期,第65页。

<sup>⑥</sup> Céline Belot et al., “Investigating Forty Years of French Politics Through the Prism of Value Change,” *French Politics*, Vol.19, 2021, p.111.

<sup>⑦</sup> 邢骥、范郑杰:《从2017年大选看法国政治的新变化》,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4期,第79-89页。

演变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与主要传统政党短期和长期的失败密切相关。安雅·杜罗维奇(Anja Durovic)认为,马克龙受益于法国两大传统主流政党的混乱、普遍渴望政治复兴的选举环境,以及对老牌政党和精英的反感。<sup>①</sup> 米歇尔·佩罗蒂诺(Michel Perottino)和佩特拉·瓜斯蒂(Petra Guasti)认为,马克龙的崛起有两个必要条件:两大主要政党轮流执政体制的内部崩溃,以及右翼和左翼反建制民粹主义的崛起。<sup>②</sup> 右翼民粹主义者勒庞及其领导的国民联盟力量的持续攀升是法国政党制度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伊夫·苏拉尔(Yves Surel)认为,国民联盟正试图走向一种“全方位民粹主义”。尽管“排外民粹主义”仍然至关重要,但现在国民联盟的话语体系和策略对于社会问题更加开放,对年轻的、女性的选民更加开放,其选民如今更多地来自工人阶级。<sup>③</sup> 马丁·巴洛格(Martin Baloge)认为,法国民粹主义兴起是政治制度危机的一种表现,这场以政治不信任为特征的危机具有系统性,蔓延到几乎所有政党,其表现是执政党更替频繁、得票率大幅下降、主要政党成员数量下降等。<sup>④</sup> 田野、张倩雨以全球化为背景、以选举地理为视角,分析了法国国民阵线兴起的原因,指出全球化失利者的诉求没有得到法国主流政党积极的、有效的回应,而积极回应这种诉求的国民阵线吸引了大量中下层民众的选票,逐渐从一个边缘小党走向法国政坛的中心,重塑了法国政党体系。<sup>⑤</sup>

可见,学界普遍认为,2017年之后,法国政治进入一种全新的格局,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共和国人党和社会党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遭遇失败后,在2020年的市政选举中依然稳固了其在地方的影响力,显示出法国政党政治存在向原先框架回归的可能性。<sup>⑥</sup>而2022年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表明全国政治与地方政治的不同步,左右翼民粹主义不仅继续扩大阵地,而且传统中左和中右政党的力量继续萎缩。显然,在全国政治体系中,传统政党组织的作用在日益减弱,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对变化的民意的代表性和新型的社会动员力。除非共和国人党和社会党适应这种民意的变化和新型的社会动员方式,否则很难改变在政治体系中的衰落局面。同时,新中间派在

① Anja Durovic, "The French Elections of 2017: Shaking the Disease?" pp.1489-1490.

② Michel Perottino and Petra Guasti, "Technocratic Populism à la Française? The Roots and Mechanisms of Emmanuel Macron's Success,"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Vol 8, No.4, 2020, p.552.

③ Yves Surel, "How to Stay Populist? The Front National and the Changing French Party System,"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42, No.6, 2019, p.1230, 1257.

④ Martin Baloge and Nicolas Hubé, "How Populist Are Populist Parties in France? Understanding Parties' Strategies within A Systemic Approach,"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Vol.9, Issue 1, 2022, p.77.

⑤ 田野、张倩雨:《全球化、区域分化与民粹主义——选举地理视角下法国国民阵线的兴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6期,第91-125页。

⑥ 张金岭:《法国政党格局的持续演变与分化——基于2020年市政选举的观察与分析》,第134-142页。

2017年强势崛起之后,2022年又发生了显著的退潮。尽管其借助于两轮多数制的议会选举制度,仍然在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已无法单独控制议会,不能“独断朝纲”。新中间派力量的显著退潮,显然是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两边夹击的结果,但也正是因为左右翼民粹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有利于新中间派保持这种弱势主导地位。总体而言,法国当前政治体系中最主要的博弈是马克龙领导的新中间派力量与民粹主义力量的争斗,后者在2017年以右翼民粹主义为主,2022年又增加了来自左翼民粹主义的竞争。

因此,马克龙新中间派的定位及其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成为理解当前法国政治变迁的关键,尤其是“新中间派”的特点是什么?与之前的中间派究竟有何不同?有学者和相关政治评论提出“技术官僚主义”的概念,并将它与马克龙联系在一起。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曾经指出:“解决欧洲危机的特殊方法——技术官僚主义,对理解当今民粹主义的崛起至关重要。”<sup>①</sup>吴国庆指出,2017年法国大选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是所有总统候选人都持“反建制”的立场。<sup>②</sup>而国外有学者认为,同样打出“反建制”旗号的马克龙的技术官僚主义,实际上也融合了民粹主义,是一种“技术官僚民粹主义”。“反建制的吸引力让马克龙进入角逐圈,但技术官僚胜任力的吸引力让他赢得了总统宝座。”<sup>③</sup>在当代西方民主遭遇严重信任危机的情况下,不仅是民粹主义者,即使是本身处于建制之内的政治人物,也在拉开自己与建制派之间的距离。马克龙置身于传统的左右政治光谱之外,利用反建制的政治气候,把主流政党挤出政治体系。也有学者把马克龙的主张称为“反民粹主义的民粹主义”(Antipopulist populism),或者是“软性民粹主义”,但由于马克龙实际上是传统左中右三派的联合代言人,所以其“软民粹主义”并不能真正替代民粹主义。<sup>④</sup>本文认为,这对于理解马克龙的新中间派提供了非常有启发的思路,其新中间派路线非常典型地代表了米勒所说的“技术官僚主义”。但是,本研究并不认为马克龙的主张构成了某种民粹主义,其本质特征是技术官僚主义,只是带有一定的民粹主义色彩。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但也凸显了法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困局,实际上佐证了民粹主义的吸引力。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沿着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之争这一研究进路,基于法国

<sup>①</sup> Jan-Werner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p.97.

<sup>②</sup> 吴国庆:《法国政制危机及现行建制的走向》,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18期,第58-69页。

<sup>③</sup> Michel Perottino and Petra Guasti, “Technocratic Populism à la Française? The Roots and Mechanisms of Emmanuel Macron’s Success,” p.552.

<sup>④</sup> Fabio Bordignon, “In and Out: Emmanuel Macron’s Anti-populist Populism,” <https://blogs.lse.ac.uk/europpblog/2017/04/28/macron-anti-populist-populism>.

2022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结果,对法国政治格局演变的本质和趋势进行深入探析。

## 二 传统主流左右翼政治的衰落和技术官僚主义的上位

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延续了2017年大选开启的传统左翼和右翼衰落趋势。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以强调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为特征的传统左翼和强调经济自由和个人责任为特征的传统右翼意识形态,都难以应对日益复杂和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政治局面。作为替代物,新中间派赢得了生存空间。它不同于传统的中间派,后者其实只是左右翼意识形态之间的中间道路。随着传统左右翼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衰落,传统政党日益受到质疑,马克龙的新中间派打出“不左不右”的招牌,并在其中加入技术官僚主义的元素。

技术官僚主义并非当代才在法国出现,它既体现了现代社会科层制形成的普遍规律,又具有明显的法国特点。国外有学者认为,法国的技术官僚主义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基本理念是国家的改革应该由专业的非政治化机构所主导,国家行政学院是技术精英再生产的典型机构,马克龙则是这种技术官僚主义的典型产物。<sup>①</sup>可以说,技术官僚主义内含于法国的政治体系之中,不过一般都是作为行政部分附属于政治。但在传统政治失灵的情况下,技术官僚主义也有机会走到前台。

马克龙的技术官僚主义的首要特点是“去意识形态化”。有评论指出,马克龙“完全没有确定的意识形态,如果他需要向右走,他会向右走,如果他需要向左走,他会向左走”。<sup>②</sup>在马克龙看来,长期受干预主义和福利刚性困扰的法国需要经济自由化。2017年上台后,他承诺建立一种“新的增长模式”,降低公司税,对新兴技术进行战略性公共投资,成功挑战了人们对法国的反商业印象(anti-business reputation)。<sup>③</sup>过去五年,法国的经济成绩有目共睹,经济增长率较高,已经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水平,失业率明显下降、商业环境有所改善,尤其是2020年法国获得的投资项目居于欧洲各大国之首。

<sup>①</sup> Michel Perottino and Petra Guasti, “Technocratic Populism à la Française? The Roots and Mechanisms of Emmanuel Macron’s Success,” p.548.

<sup>②</sup> Matthew Campbell, “Can Emmanuel Macron Stop France Tearing Itself Apart?” April 2, 2022,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can-emmanuel-macron-stop-france-tearing-itself-apart-cst5brn09>.

<sup>③</sup> Laith Al-Khalaf, “Emmanuel Macron’s Scorecard: Has the French President Rescued a Faltering Economy?” April 3, 2022,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emmanuel-macrons-scorecard-has-the-french-president-rescued-a-faltering-economy-rwzcdfrsn>.

马克龙的亲商政策与当年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政策十分相似。自2007年布莱尔下台,尤其是2010年英国工党败选结束执政后,“第三条道路”被认为“寿终正寝”。但是,这条由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以全球化和后工业化为背景、以“去意识形态化”为精髓的“第三条道路”,其实正在被马克龙所践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佩克雷斯就指出,马克龙是“布莱尔主义者”“左翼自由派”和“城市的候选人”。<sup>①</sup> 两者的相似性显而易见,他们都曾是传统中左政党内的自由主义派,都主张“去意识形态化”。布莱尔将“建立于个人能力和机会之上、以知识为基础的有活力的经济”作为“第三条道路”的首要政策目标,并指出“最佳的投资计划是培养睿智的思想和有才能的人”。在具体的措施上,他强调不遗余力地促进教育发展和鼓励创新。<sup>②</sup> 马克龙的“非左非右”立场同样意味着要占据政治光谱的中间地带,其基础是广大中间选民。为了表明这一立场,他一方面主张将企业从规则和法规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表示要捍卫教育系统、医疗服务和“保护我们社会中最弱势的成员”。<sup>③</sup> 但与当年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被左派认为是偏右的相似,尽管“马克龙以改革派纲领当选,承诺兼收左翼和右翼的思想”,但“在他五年任期内其实践倾向于中右翼”,<sup>④</sup>“商业优先”政策导向之下受益者主要还是社会的强势阶层。对下层民众而言,就业率的增加也并不意味着收入水平和工作稳定性的提高。

技术官僚主义的另一特点是奉行专家路线和精英路线,据此也可称之为“技术精英主义”。在马克龙五年任期内,尽管迫于“黄马甲”运动的压力进行了一些社会对话,但总体上并不重视民意以及与各社会政治力量的对话。技术官僚主义重视专业意见胜过政治操作,认为意识形态争论脱离实际,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会扭曲政策议程,“去意识形态化”的一个目标就是尽量实现政策的客观、中立和科学。除了在政府中尽量吸收各行业的专家和精英,马克龙政府在决策时更依赖于咨询公司。在其第一个任期内,法国政府在咨询费上的支出翻了一番,高达24亿欧元,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获得了最大的份额。法国《世界报》报道称,麦肯锡的工作人员帮助他起草了2017年选举宣言,至少有十名公司顾问曾参与过他的经济计划。而该公司被指控至少在过去十年中未在法国缴纳公司税。国民联盟的一位领导人抨击道:“我们不

<sup>①</sup> “The Pécresse File,” *The Economist*, February 19, 2022, pp.41-42.

<sup>②</sup> 李济时:《现代英国政治发展与“第三条道路”》,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4期,第61-63页。

<sup>③</sup> Peter Conradi, “Macron’s Two Hours of Boasting in Rock Star Rally,” *The Sunday Times*, April 3, 2022.

<sup>④</sup> Charles Bremner and Adam Sage, “Who Will Win the French Election 2022? Latest Polls and Predictions,” April 5, 2022,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who-will-win-french-president-election-2022-polls-predictions-france-vtqrwlls>.

能把法国的方向盘交给那些不在法国纳税的私人利益集团,而且是美国公司。”这种做法与马克龙“傲慢的精英主义者”形象结合在一起,使其面临尴尬处境,并被认为是“在日益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中缺乏对普通人的同情心”。<sup>①</sup>“黄马甲”运动爆发后,马克龙开始降低身段,开设“公民论坛”,与社会各界进行对话,但其技术精英主义的风格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黄马甲”运动的社会根源仍未消除。

从政治上看,马克龙属于主流派,尽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但其“去意识形态化”的努力,只是把传统中左和中右的主张进行了综合。从其表现上看,一方面试图超越左右政治光谱,把中左和中右政治力量尽可能拉拢到自己的阵营中,打造强大的“新中间派”。在此过程中,马克龙以反建制的姿态出现,成功吸引了对传统中左和中右政治精英趋同化日益不满的广大民众,使其带有一定的民粹主义色彩。“技术官僚民粹主义超越了左右分歧,因此它对左翼和右翼的民众都具有更广泛的吸引力”。<sup>②</sup>另一方面,他试图把传统左右之争改造为中间与极端的对垒,同时把自己塑造成对抗边缘化、极端化政治力量的核心,并确信能够削弱或限制后者的发展。由此形成的新的政党竞争格局,是打破传统左右两极之争的多极格局。“马克龙的当选似乎标志着这样一种变化,即第五共和国的政党制度遭到挑战和新的三极或四极政党制出现的可能性。”<sup>③</sup>但这种多极格局似乎呈现出一种“一超多强”的特征,其中新中间派居于核心地位。

在现实中,“非左非右”和技术官僚主义既是马克龙的政治优势,是其战胜传统中左和中右力量的秘诀,也是其政治软肋。2017年,马克龙的主要挑战来自传统政治力量,需要借助新中间派的立场从主流阵营中脱颖而出,一旦出线,在第二轮面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勒庞时,就会胜券在握。但在2022年,马克龙的主要挑战来自奉行民粹主义的左右翼激进政治力量,在左右民粹主义的联合夹击下,技术官僚主义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尽管马克龙战胜了传统中左和中右两大势力,但其本身也是建制派,“非左非右”的立场为左右翼激进派的博弈留下空间。

---

<sup>①</sup> Simon Nixon, “A Le Pen Victory Suddenly Looms Large Over France and Europe,” *The Times*, April 7, 2022.

<sup>②</sup> Michel Perottino and Petra Guasti, “Technocratic Populism à la Française? The Roots and Mechanisms of Emmanuel Macron’s Success,” p.552.

<sup>③</sup> Robert Elgie, “The Election of Emmanuel Macron and the New French Party System: A Return to the *éternel Marais*?” p.16.



### 三 左右翼并起的法国民粹主义

尽管现在对欧美民粹主义的历史追溯一般会涉及“俄国民粹派”和“美国人民党运动”两个渊源,但实际上法国历史上也有深厚的民粹主义传统。19世纪后期的“布朗热运动”表现出明显的民粹主义特征,而且代表了一种“威权民粹主义”的类型,这一渊源延续到20世纪中期以后的“布热德运动”<sup>①</sup>,又与老勒庞的“国民阵线”联系在一起。

如今,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已经占据法国政坛的半壁江山,对传统政治格局造成巨大冲击,与技术官僚主义形成对垒之势。左右民粹主义既有左右之异,又有民粹主义之同。极右阵营中的民粹主义不再是勒庞一枝独秀,而且极左阵营的民粹主义已经站稳脚跟。有专家指出,法国一直区分极端的、反体制政党和接受共和体制的政党,勒庞和梅朗雄均来自反共和体制的政治阵营,尽管两人都修改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并接受了共和体制,但仍然将自己塑造成民众反建制的领导者,因此,给他们贴上“民粹主义者”的标签是恰如其分的。<sup>②</sup>

#### (一)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

勒庞的右翼民粹主义往往被贴上“民族民粹主义”的标签,在政治光谱中被置于“极右”一端。从当前的现实看,“极右”的内涵需要与“右翼民粹主义”结合起来理解。对“右”的传统理解:一是代表富人的利益,至少是中上阶层的利益;二是更加强调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而“极右”则具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甚至倾向于种族主义。现在的“极右”开始与民粹主义混合,民族主义仍然是其不变的底色,突出表现为“民族民粹主义”这一形态,但更加倾向于本土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对于下层更具有吸引力,而中上阶层反而因更多具有国际主义思想而并不“右倾”。而且,在社会经济政策上,“民族民粹主义”的主张也已经很难用“右倾”来界定。“很多民粹主义极右政党都主张把福利国家的保障水平保持在当前或以前的高水平,包括提高一些社会福利或引进新的补贴项目”,<sup>③</sup>这已经是接近于中左的主张。这种主张有助于他们

<sup>①</sup> “布热德运动”是指皮埃尔·布热德(Pierre Poujade)在其1953年成立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的基础上组织的社会抗议运动,在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后逐步瓦解。

<sup>②</sup> Charles Bremner and Adam Sage, “Can Marine Le Pen Win the 2022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April 22, 2022,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can-marine-le-pen-win-the-2022-french-presidential-election-hcke0wttf>.

<sup>③</sup>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5.

塑造自身作为人民尤其是下层民众代言人的形象。

在法国以及其他很多欧洲国家,极右政党一直都有生存空间。老勒庞创立的“国民阵线”成功占据了较大的极右阵地。“借助于新法西斯主义和新民粹主义的结合,1997年该党已经成为法国政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sup>①</sup>这种“新民粹主义”以本土主义和反移民、反欧盟诉求为其主要内容,吸引了小部分选民的牢固支持,但其与新法西斯主义的结合也使得勒庞及其国民阵线始终处于边缘和极端的位置。这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老勒庞尽管出人意料地挤掉中左的社会党候选人里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进入第二轮,但由于当时“共和阵线”的广泛性和团结性,他在第二轮的选票几乎没有增加。2011年,国民阵线在老勒庞之女勒庞接管之后获得重生,其党员人数很快由2.2万增长到8.3万,甚至还拥有一个强大而且非常活跃的青年组织。为了更好地与其强有力的支持者——蓝领工人建立联系,国民阵线成立了几个工会,特别是在传统上最为支持国民阵线的行业,如警察和狱警等;在其他工会中则采取“进入主义”战略,试图打入其领导层。<sup>②</sup>勒庞在保留国民阵线基本纲领与风格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为了宣示“去极端化”,2015年,她不惜将自己的父亲老勒庞开除出党;2018年,更是冒着党内分裂的危险,坚持把该党的名称改为“国民联盟”。

勒庞为了争取更广泛的选民支持而寻求主流化,引起了部分极端政客和选民的不满,右翼民粹主义内部出现了温和派与激进派之争。勒庞试图平衡温和派与激进派,但两者毕竟不可能兼顾,最终还是选择了保持主流化的基调。这导致持更为极端立场的泽穆尔乘虚而入,并得到已经与女儿分道扬镳的老勒庞的支持。老勒庞还指责自己的女儿放弃了现在被泽穆尔牢固占据的位置。<sup>③</sup>泽穆尔的竞选主题是“大规模移民是国家的厄运”,并对法国日益加深的“伊斯兰化”极为忧虑。他宣称:“我们的国家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到2050年,我们将成为一个半伊斯兰国家。在2100年,成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sup>④</sup>泽穆尔把自己塑造为唯一敢于指出伊斯兰化危险的候选人,警告“法国的终结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试图统合整个右翼阵营,坚称自己是右翼价值观的真正宝藏,并向共和国人和国民阵线的选民喊话:“我们是真正的右派,是热爱

<sup>①</sup> 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78.

<sup>②</sup> Paul Taggart, *Populis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53-54.

<sup>③</sup> Peter Conradi, “Marine Le Pen’s Father Backs Far-right Rival Éric Zemmour for Presidency,” October 3, 2021,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marine-le-pens-father-backs-far-right-rival-eric-zemmour-for-presidency-72z2l2lhhl>.

<sup>④</sup> Ibid.

法国、相信秩序、工作和自由的右派的继承人。”<sup>①</sup>在强调法国身份认同和文化价值面临的巨大风险方面,泽穆尔和勒庞并无本质不同,只是勒庞不仅满足于挑战建制,更着眼于取代建制、以执政为目标。她相对平衡地看待全局性问题,不局限于身份认同问题,同时考虑法国民众的各种需要,使政策诉求更具有全面性和可行性。

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阵营除了勒庞和泽穆尔,还有与勒庞一样三度参选的“法兰西崛起”党候选人尼古拉·杜邦-艾尼昂(Nicolas Dupont-Aignan)。2012年总统选举时,泽穆尔尚未参选,勒庞和杜邦-艾尼昂两名右翼民粹主义候选人得票率总和接近20%,2017年的得票率总和达到26%。在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中,三名右翼民粹主义候选人的得票数相加已经占到全部选票的三分之一。尽管杜邦-艾尼昂的支持率不高,但在2022年,其2.06%的得票率甚至排在传统大党社会党候选人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之前。可见,十几年来,右翼民粹主义影响力越来越大。当然,其内部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 (二)法国的左翼民粹主义

过去几十年来,民粹主义的主流是右翼民粹主义,相比之下,左翼民粹主义的地位并不突出。但是,近些年来左翼民粹主义也开始抬头,在希腊、德国、法国、英国、荷兰和美国都有所体现。与此相对应的是传统左翼的衰落。卢克·马奇(Luke March)指出,民粹主义已成为激进左翼政党在整个欧洲取得成功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特别是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将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具有包容性的、跨阶层的反建制主张相结合,并强调这种主张是“人民之声”。这些政党针对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背叛”进行大肆宣传,同时与右翼民粹主义一样,强调在反全球化和反欧洲思潮中的不安全感。<sup>②</sup>

梅朗雄及其创立的“不屈的法兰西”党(La France Insoumise)<sup>③</sup>是左翼民粹主义在法国的典型代表,其话语体系带有鲜明的“人民对抗寡头”的特征。皮埃尔·伯恩鲍姆(Pierre Birnbaum)认为,这一民粹主义话语体系继承了法国左翼的“草根”概念,结合了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运动,发展出“食利者”与“草根”对立的话语体系。<sup>④</sup>梅朗雄本人以“民粹主义”的立场为荣,面对媒体的批评,他在接受专访时表示:“面对民粹

<sup>①</sup> Adam Sage, “Macron’s Rivals Fight to Save Flagging Campaigns,” *The Times*, March 28, 2022.

<sup>②</sup> Luke March, *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Routledge, 2011, p.145.

<sup>③</sup> 国内关于该党译名并不统一,有的称之为“不屈法国”,本文依据外交部网站译法称之为“不屈的法兰西”党。

<sup>④</sup> Pierre Birnbaum, “Les «gens» Contre «L’oligarchie»: Le Discours de La France Insoumise,” *Cités*, No.72, 2017, pp.163-165.

主义的指控,我根本不会辩解。因为精英厌恶我,让他们都走开。我,民粹主义者?就当是吧!”<sup>①</sup>这样的回应无疑展现了他坚定的反精英立场,以及作为民粹主义政治家为“人民”发声的政治特征。梅朗雄在其著作《人民的时代》一书中认为,传统的左翼政治面对日趋复杂的世界已无能为力,社会党抛弃了诞生之初的原则与纲领,拥抱了右翼自由主义,“左翼可能会消亡”“在左翼之后,是独立自主的人民”“政治体系不再恐惧左翼,他们恐惧的是人民”,人民将取代无产阶级成为新时代革命斗争的主力军。新的革命应当是超越党派与阶级的“人民阵线”。<sup>②</sup>

在梅朗雄的支持者中,年轻学生居多,他们立场激进,对传统政党和现行政治体系有很强的批判心态。尽管梅朗雄在此次选举中已有突出的表现,但他的支持者仍不满意,在选举后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表达他们的不满,吐露“不要勒庞,也不要马克龙”的心声。梅朗雄及其政党崛起的意义在于:“为大众提供了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非政治的、非意识形态的规划,一种针对左翼或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排外、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激进的替代方案。”<sup>③</sup>所以在年轻的激进支持者们看来,只有梅朗雄才能真正回应他们关注的环保和社会公平问题。

至少在其第一个任期,马克龙基本上是以技术官僚的思路考虑执政问题的。在竞选总统之前,马克龙从未参加任何层次的选举,这使他对于民意缺乏敏感性。而且,其作为银行高管和高级公务员的经历也使他过分注重商业发展。民粹主义支持者所关注的许多民生议题不在马克龙技术官僚政府的考虑范围内,即使在其考虑范围之内,也较少给予重视,而且其解决思路也与民粹主义支持者的角度完全不同。

#### 四 2022年法国选举: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之争的凸显

由于法国在2000年宪法修改后,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都是五年一次,并在同一年先后举行,所以每个大选年都将为未来五年的政治格局定型。2022年,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议会选举都表明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之争格局的强化和全面化。

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日之前的民意支持率总体趋势,反映出技术官僚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角力。马克龙的支持率长期徘徊在25%上下,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出现明显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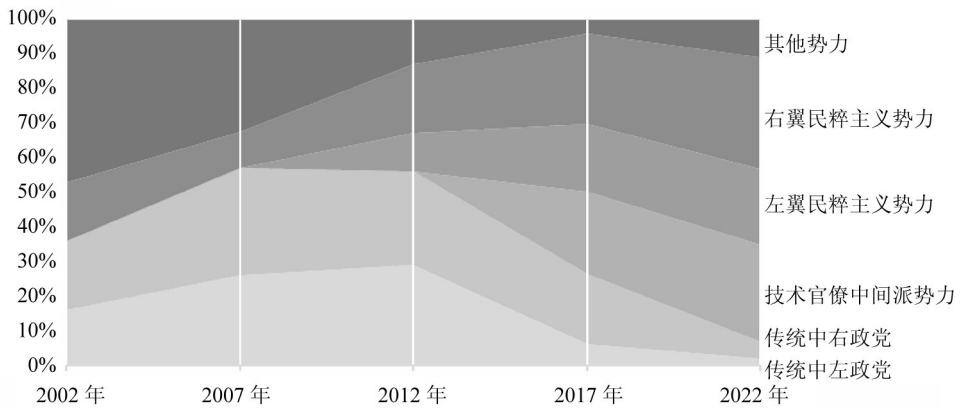
<sup>①</sup> Thierry Dupont, “Melenchon: ‘Populiste, Moi? J’ assume!’,” *L’Express*, November 15, 2020, [https://www.lexpress.fr/actualite/politique/melenchon-populiste-moi-j-assume\\_919603.html](https://www.lexpress.fr/actualite/politique/melenchon-populiste-moi-j-assume_919603.html).

<sup>②</sup> Jean-Luc Mélenchon, *L’ère du People*, Fayard, 2014, pp.34-36, 186-189.

<sup>③</sup> Marco Damiani, *Populist Radical Lef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Routledge, 2020, pp.121-122.

升,达到 30%左右,此后又有所回落,达到 27%左右。温和派共和党候选人瓦莱丽·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参选后的支持率先升后降,最终无力改变中右翼的颓势。左翼阵营中只有左翼民粹主义的梅朗雄突破重围冲到第三位。这表明技术官僚主义把持的中间派阵地仍然稳固。但在技术官僚主义和左右民粹主义的双重挤压下,传统中左和中右力量失去发展空间,甚至面临生存危机。

图 1 2002-2022 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主要政治势力得票率变化



资料来源:法国内政部网站, <https://www.interieur.gouv.fr/fr/Elections/Les-resultats>。

注:1.传统中左政党,指法国社会党。

2.传统中右政党,指共和党及其前身“保卫共和联盟”(2002年)、“人民运动联盟”(2002-2015年)。

3.技术官僚中间派势力,指复兴党/共和国前进党。

4.左翼民粹主义势力,指“左翼阵线”/“不屈的法兰西”党。

5.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包含“国民阵线”/“国民联盟”、“法国崛起”党(2008年后)以及“再征服”党(2022年)。

6.其他势力,指上述五类政治势力之外所有政党。

民粹主义内部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内部,新极端派(泽穆尔)和传统极端派(勒庞)的斗争日益激烈。在泽穆尔和梅朗雄的夹击下,勒庞的支持率一度急速下行,甚至跌到第四位。但是随着右翼内部两大候选人——泽穆尔和佩克雷斯支持率的退潮,勒庞进入第二轮的前景重又明朗,而且民调显示,在第二轮勒庞具有超过马克龙的潜力,民调中最为接近的数字是 48.5%对 51.5%,而且这个差距在民调的误差范围内。

有媒体和观察家开始认真考虑一旦勒庞当选总统可能造成的后果和面临的政治环境,断定其产生的政治地震不亚于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这将是“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者的胜利”。<sup>①</sup> 尽管她会面临宪政框架和议会政治的制约,但总统的权力仍然能够使其对法国和欧盟造成颠覆性的影响。

最终,勒庞得票率高出2017年大选第一轮得票率近两个百分点,仍居第二位。这一成绩是在右翼民粹主义内部挑战者泽穆尔支持率下滑但最终得票率仍然达到7%、位列第四的情况下取得的,具有很高的“含金量”。右翼民粹主义整体支持率继续攀升,而梅朗雄支持率也超过20%,左右翼民粹主义候选人得票率相加已经超过一半,达到54.3%。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民粹主义最具影响力的一次选举。

马克龙之所以在2017年胜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勒庞及其民粹主义始终被认为是法国民主制度和共和主义的威胁。面对民粹主义日益增长的浪潮,他“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与那些信誉扫地的政党毫无联系的政治局外人,也是唯一能够阻止民粹主义者进入爱丽舍宫的人”。<sup>②</sup> 依靠历史悠久的“共和传统”,马克龙主导的“共和阵线”再次发挥了阻挡极右势力的作用。当选后,马克龙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在自己的总统任期内击败民粹主义,使勒庞不再可能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是五年后,民粹主义不仅没有消退,反而继续壮大,并形成与主流建制派分庭抗礼的格局。这不仅对马克龙的政治信誉造成沉重打击,也彰显了法国当前的政治和社会困境。马克龙承认,他未能阻止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但要求选民再给他一次机会,并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地缘政治危机、气候变化与“阴谋论”所导致的西方社会“巨大的功能失调”。<sup>③</sup>

2022年6月的议会选举,进一步确认了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相争的局面。马克龙以执政党——复兴党为主组成的“在一起”四党联盟在第一轮得票率仅为25.8%,左翼民粹主义以“不屈的法兰西”党为主的“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得票率为25.7%,两者相当接近。执政党联盟和共和党得票率与2017年相比都有较大幅度下降,所获议席下降幅度更大。2017年,仅是马克龙的复兴党就获得308个议席,已经超过半数,加上盟友民主运动的席位,共有350个议席。但在此次执政党联盟又增加两个政党的情况下,总共获得245个议席,属于复兴党的议席仅有170个。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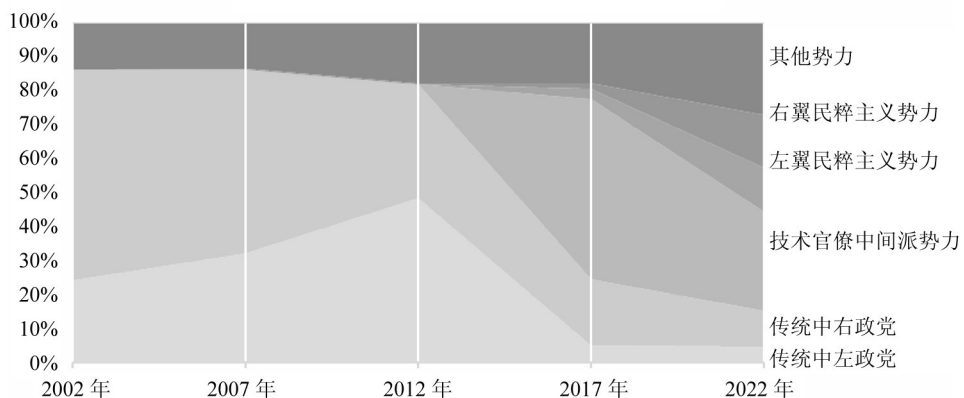
<sup>①</sup> Simon Nixon, “A Le Pen Victory Suddenly Looms Large Over France and Europe”.

<sup>②</sup> Adam Sage, “I’ll unite France against Hatred, Pledges Emmanuel Macron,” *The Times*, March 29, 2022.

<sup>③</sup> “Macron Admits Failure to Halt the ‘Far Right’,” *The Times*, April 5, 2022. 阴谋论的核心内容是法国和欧洲的白人基督徒正在被大量的非白人尤其是来自北非和西非的穆斯林移民所“替换”,这是泽穆尔主要宣扬的观点。——作者注。

派联盟各党总得票率与2017年差别不大,但议席数量由2017年60个大幅增加至151个,联盟内社会党和共产党议席数量与2017年基本相当,而梅朗雄的“不屈的法兰西”党和绿党受益于联盟战略,议席分别由17个和1个增加到75个和23个。右翼共和党拉拢了其他几个右翼小党,仍然以“中右翼联盟”的形式参选,但作用有限,总得票率为11.3%,自身得票率10.4%,比2017年下降5.4%。而勒庞的国民联盟在不结盟单独参选的情况下得票率18.7%,比2017年增加5.5%,所获议席更是大幅增加,从2017年的8个一举增至89个。<sup>①</sup>这既是因为国民联盟总体得票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同时也是因为其在全国更多的地区(南部和东北部)获得较为集中的支持,所以议席突破了多数选举制的屏障,实现了“大跃升”。

图2 2002-2022年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主要政治势力所获席位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政党与选举网站, <http://www.parties-and-elections.eu/france.html>;法国国民议会网站, <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deputes/liste/groupe-politique>。

综上所述,议会选举结果表明,主流中间建制派的力量严重削弱,而左右两翼民粹主义力量大幅上升。两者相加的议席由2017年仅25个增加到2022年的164个,对法国政局将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政治分析家指出:“2022年是2017年开始的重组阶段的结束”,传统的左右分歧让位于以马克龙为代表的“全球主义者”与勒庞和梅朗雄

<sup>①</sup> 欧洲政党与选举网站, <http://www.parties-and-elections.eu/france.html>;法国国民议会网站, <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deputes/liste/groupe-politique>。

所代表的“反全球化主义者”之间的斗争。<sup>①</sup> 这一分析也显示出技术官僚主义亲商业、亲全球化倾向和民粹主义反全球化主张的明显分野。

## 五 民粹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之争的成因

十余年来的法国政治大变局,既是整个欧美国家共同发展趋势的反映,又有法国自身的特殊之处;既有全球化的冲击、新的社会经济格局的冲击和特殊事件冲击的原因,又受到本国政治传统和政治体制的影响。

民粹主义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非主流政治,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但是近些年来,由于主流政治面临重重挑战,出现衰弱的迹象,民粹主义对主流政治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同时主流政治也在试图应对这些冲击。从欧美的政治制度看,不同的权力结构、政党体制和选举制度都对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提供了不同的政治机会。在这些制度框架下,民粹主义的领导人及其政党与主流政治的互动对民粹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当代法国,技术官僚主义的兴起与传统中左和中右力量主导的主流政治阵营应对民粹主义的失败密切相关。由于2017年出身于极右的民粹主义势力再次强势崛起,传统主流政治力量显示出其衰落和无能,这使得人们把抵抗民粹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富有魅力的技术官僚主义者马克龙身上。马克龙则通过以技术官僚主义改造法国传统的中间派势力打造出“新中间派”,实现技术官僚和中间派优势互补,试图超越于传统中左中右势力和民粹主义势力之上。但是,在成功替代传统主流政治势力之后,技术官僚主义却面临来自民粹主义的直接挑战。

据此,我们需要结合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因素以及政治互动方式,对法国新的政治格局的成因进行综合分析。

### (一) 政治经济环境的巨变与冲击

法国政治从左右之争演变为民粹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之争,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阶级与政治关联性的严重弱化,同时认同政治、民族主义重新成为核心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的普遍现象。当今世界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巨变,成为主流政党弱化和传统政客被抛弃的重要原因。“当中左和中右等主要党派被自己国家的欧元区成员身份捆住手脚、未能恢复国家经济之时,选民已转而开始从民粹主义政党那里寻

---

<sup>①</sup> Peter Conradi, “Glorying in His Daughter’s Success, Le Pen Sr Spies ‘Complete Victory’ for the Far Right,” *The Sunday Times*, May 1, 2022.



找现实的解药。”<sup>①</sup>精英政治局限于主流知识体系和传统经验,无力应对急剧变化中的世界。“右翼民粹主义崛起故事的核心在于政治家和他们的选民之间的脱节。”<sup>②</sup>在剧变中利益受损和感到迷茫的选民希望获得发声的渠道,而民粹主义的民意表达功能在这里得以体现。他们在意的并不是候选人的品行和能力,而只是最基本、最简单的诉求:替他们发声,表达他们对建制的不满。

在法国,上述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诱因日益突显。同时比起相邻的国家,法国民粹主义的诱因更为多样化,“所有这三种因素——各种不满、害怕工资降低、害怕自己的文化被移民削弱——带来的效果都很显著”。<sup>③</sup>2022年7月,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和国家人口研究所(INED)最新公布的一项针对法国都市人口多样性进行的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21%的法国人口与移民有直接联系,其中9%是移民(580万人),12%是移民的直系后代(750万人)。如果把范围继续扩大,那么60岁以下的法国人中有三分之一与移民有三代之内的联系。<sup>④</sup>移民的大量增加对法国本土居民的福利、安全形成严峻的挑战,身份认同问题日益突出。勒庞呼吁法国从欧盟手中夺回对边界的控制权,掌控自己的移民政策,能够自主决定移民的去留,并确保到法国的移民能够自我维持生计,不能占用本土居民的资源。由于法国人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意识和国家自豪感一直很强,移民的持续冲击使大部分法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迷茫心理,使他们强烈认同右翼民粹主义的理念,甚至支持那些最极端的候选人。这就使当前法国的“政治氛围对她有利,公众舆论与她的反移民论调以及她对激进伊斯兰教正在威胁民族认同的警告如此一致,这是很少见的。”<sup>⑤</sup>

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仍然显著,尤其是危机之后执政的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右翼政府、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社会党政府以及2017年上台的马克龙政府都执行了偏右的政策,导致法国下层、外省民众和年轻人的生活艰难,新自由主义遭到来自社会下层的严厉抨击。法国政治学者圣-马里(Jérôme Sainte-Marie)指出,马克龙在第一个五年任期内并未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反而使阶级固化进

① [美]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马霖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页。

② Ayhan Kaya, *Populism and Heritage in Europe: Lost in Diversity and Unity*, Routledge, 2019, p.1.

③ [奥地利]露丝·沃达克:《恐惧的政治——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话语分析》,杨敏等译,格致出版社2020年版,第11页。

④ 贾言、秋狸编译:《法国歧视现象十年来明显增加》,《欧洲时报》,2022年7月7日。

⑤ Adam Sage, “French Elections 2022: Single Motherhood Has Prepared Me for Élysée,” *Says Marine Le Pen*, “The Times”, February 7, 2022.

一步加深,法国底层民众和精英阶级的对立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持续发酵。<sup>①</sup> 这为左翼民粹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卢克·马奇断定:“当代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利于欧洲左翼民粹主义的精神倾向。不仅新自由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而且教条共产主义在左翼激进主义中霸权的衰落,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明显向右转变为‘建制派’的一部分,这些都增强了左翼内部反对传统左翼的民粹主义倾向。”<sup>②</sup>

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等突发事件的冲击,更是大幅提升了法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对于左翼民粹主义而言,这印证了他们一贯维护下层民众利益的主张的正确性,而且他们把这些归咎于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宣称普通民众面临的生活成本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临时性事件引起的,而是不公平的分配所致。尽管负担的加重在很大程度上是右翼政府政策实施的结果,但传统的中左翼政党也未能提供解决方案,“对于民众对社会工作持续不稳定的恐惧,以及对保护和安全的渴望,左翼未能成功做出令人信服的反应”。<sup>③</sup> 所以,在这部分民众看来,现在能够代表下层民众利益和左翼的只能是左翼民粹主义。

马克龙试图站在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对法国的社会经济政策进行大幅度改革,但在社会分化日益严重、改革共识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依靠技术官僚和精英决策反而引发了更多的社会矛盾。“马克龙作为一个始终无法摆脱‘富人的总统’标签的深藏不露的技术官僚,只受到少数人的喜爱,而许多人却对他深恶痛绝。”<sup>④</sup> 掌权后,马克龙不再是一个挑战体制的局外人,却继续使用同样的反建制和(选择性的)反精英的话语策略。<sup>⑤</sup> 但是,商业精英和技术官僚的出身及其技术官僚主义的政策取向,使马克龙具有更强烈的精英色彩。只不过,他代表的是一种超越阶级政治的、非传统的精英。由于割裂了与传统的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固定联系,这种类型的精英更具有超然性,也更容易忽视民意、脱离民众。因此,技术官僚主义不但没有成为对抗民粹主义的利器,反而成为民粹主义进一步发酵的诱因。正如米勒所指出的:“技术官僚主义和民粹主义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相互映照。技术官僚主义确信只有一种正确的政策解决方案,而民粹主义则认为只有一种真正的人民意志。它们两者都不认为有民主辩论的必要……其实它们都为对方开辟了

① 蕾姆编译:《立法选举落幕法政坛进入动荡期》,《欧洲时报》,2022年6月21日。

② Luke March, *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p.121.

③ Birgit Daiber et al., *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 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Rosa-Luxemburg-Foundation, 2012, p.115.

④ “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 *The Economist*, June 25, 2022.

⑤ Michel Perottino and Petra Guasti, “Technocratic Populism à la Française? The Roots and Mechanisms of Emmanuel Macron’s Success,” p.552.

道路。”<sup>①</sup>

### (二) 法国政党体制的不稳定性和传统政党的衰落

在西方国家中,法国政党体制的不稳定性相当突出。法国人不断质疑自己的体制和体制本身的不断反复,构成法国政治史的重要特点,并与另外两个欧洲大国(英国和德国)形成鲜明的对比。欧洲国家常见的中左、中右两大党或左右两大阵营并立和轮流执政的格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在法国奠定,部分原因是左右翼两大阵营的不稳定性。因此,中间派一直在法国政坛拥有较大的空间。

马克龙的获胜,代表了法国强大而持久的中间派势力。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中间派在总统选举中几乎从未缺席,并且表现突出。1974年,总统选举中代表中间派竞选的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以微弱优势战胜左翼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当选总统。在德斯坦之后,中间派的主要政党是法国民主联盟(现在的民主运动),其领导人弗朗索瓦·贝鲁(François Bayrou)多次参选总统,尽管一般都是左右翼两大党的陪衬,但也往往名列前茅。马克龙于2017年参选总统,贝鲁本人及其领导的民主运动对其提供全力的支持,使马克龙成为中间派的“新共主”。

法国政党体制的不稳定性不仅有利于马克龙的新中间派势力脱颖而出,而且有利于左右翼极端势力占据一定的阵地。马克龙不仅吸收了中左和中右的政治路线,而且在上任后,凭借掌权的优势大量吸纳了中左和中右阵营的人才,进一步促使两大传统主流政治力量尤其是社会党的衰落。可见,“马克龙仍然受益于他2017年的获胜策略——通过从保守的共和党人和中左翼的社会党挖人,包括任命两名共和党的人为总理,占据了中间地带,吸引了双方的温和派,这让两个传统的执政党陷入困境”。<sup>②</sup>左翼和右翼的传统中右政党被严重削弱之后,极左和极右势力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借助于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成为左右两个阵营中决定性的力量。而传统的左右两大政党力量的收缩尽管为马克龙提供了机会,但也使他面临来自极端势力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严峻挑战。

### (三) 法国半总统制政体及其选举制度

欧洲各国的民粹主义都在崛起,尤其是在英法德三个大国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但是法国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势头如此强劲,甚至大有可能重演2016年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一幕,却是其他大国所没有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大多数国

<sup>①</sup> Jan-Werner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p.97.

<sup>②</sup> Charles Bremner and Adam Sage, “Who Will Win the French Election 2022? Latest Polls and Predictions”.

家,尤其是各个大国实行的都是议会制,而法国实行半总统制,总统选举制度实行两轮多数制。这就使得第一轮投票成为多元化的社会格局展示的舞台,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和独立候选人加起来往往有10名甚至更多,2002年总统选举中达到创纪录的16名,<sup>①</sup>2017年有11名,2022年有12名。因此,法国总统选举制度有利于民粹主义领导人获得个人权力,或进行个人的政治展示。

法国政党体系不稳定的部分原因也在于总统选举的不确定性,往往会产生出人意料的结果。长期以来,法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格局都是传统的左右翼、中间派主流政党与极右翼四足鼎立。这种局面从2012年勒庞和梅朗雄参加总统选举后发生了改变。2012年以来的三次总统选举中,两人的得票率都在上升,尤其是勒庞连续两次进入第二轮选举。梅朗雄出身于社会党,在党内属于激进派,比较边缘化,于是他离开社会党自己组党并参选总统,得票率也步步提升。可以说,无论是新中间派的马克龙,还是当今风起云涌的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都是通过总统选举这个舞台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如果仅仅有议会选举,无论是勒庞的国民联盟还是梅朗雄的“不屈的法兰西”党都很难对政坛构成实质性冲击。这从以往议会选举的结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2022年,无论是国民联盟还是“不屈的法兰西”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的重大突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们的领导人勒庞和梅朗雄通过总统选举赢得的巨大影响力所致。

#### (四)民粹主义的主流化

自从勒庞从老勒庞手中接班后,就把争取执政作为首要目标,而不是满足于做现存体制的“搅局者”。为此,她一方面坚持右翼民粹主义主张,另一方面着力推动右翼民粹主义的主流化,或者说极右政治的“去妖魔化”。

首先,勒庞改变了原先的极端路线。为此,她不惜亲手将持续发表极端言论的父亲开除出党,党的名称从具有战斗性的“国民阵线”改成更具有团结内涵的“国民联盟”。针对被认为“民主制度威胁”的舆论,勒庞在减少对现存体制批判的同时,反而声称法国共和体制的真正威胁来自本国民族和文化特性的丧失,主流政治家们始终未能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观点在右翼选民中得到很大程度的认同。“当所谓的民粹主义者是唯一捍卫西方价值观的领导人时,选民会转向他们……当她说选举是为了拯救文明时,数百万选民似乎同意她的观点。”<sup>②</sup>

其次,勒庞试图把自己打造成准备执政的总统候选人,制定务实的、全面的治国纲

<sup>①</sup> 李济时、侯恩宾:《从历史与现实透视法国总统选举制度》,载《领导科学论坛》,2015年第14期,第58页。

<sup>②</sup> Melanie Phillips, “Le Pen’s Rise Shows Conservatism Has Fractured,” *The Times*, April 12, 2022.

领。她不再仅仅依靠反移民、反穆斯林和孤立主义来赢得支持,而且淡化了反对欧盟和北约的立场,以一个可能的法国“当家人”的身份从全局考虑政策,更加关注普通法国人的生活现实问题。在2022年的选举中,民调表明,法国人最担忧的三大问题是:生活成本(占54%)、乌克兰冲突(占33%)和环境(占26%)。<sup>①</sup> 尽管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勒庞与普京的密切关系使其声望受到影响,但她迅速做出了调整,并充分利用乌克兰危机导致的生活成本上升问题,打造自己关心民生的形象。勒庞的社会经济主张与马克龙背道而驰。马克龙致力于进行“变革”,寻求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发挥个人的积极能动性,因此他开出的药方是削减公共开支、增加社会保障费用、提高退休年龄。但是勒庞却承诺削减社会保障缴费,同时增加家庭的福利补贴,反对提高退休年龄或削减公共部门人员。虽然这将导致政府财政赤字的扩大,但她认为只要削减原先给予外国人的福利支出,节省下来的钱就能填补这个财政窟窿。<sup>②</sup> 可以说,勒庞又把社会经济问题归结到移民问题上。

再次,勒庞试图摆脱“极右”标签,在具体的社会经济政策上采取“不左不右”的立场。当前法国对传统主流政党日益疏离和不满的群体,是大量在全球化、一体化和外来移民冲击下利益受损和心态迷茫的下层选民和乡镇选民,其中大部分并不赞成右派的社会经济政策。为了争取这部分选民,勒庞的社会经济政策全面“向左转”,甚至与梅朗雄的政策主张有颇多相似之处。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指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改变了反税收、反政府干预的观点,采纳了部分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开始反对新自由主义,支持福利国家。由此看来,“勒庞的国民阵线成为了福利国家的捍卫者”。<sup>③</sup> 当然,这在右翼民粹主义阵营内部也引起了争议。泽穆尔指责勒庞在竞选活动中屈服于政治正确,并谴责她的经济计划,其中包括承诺将汽油和其他能源的增值税从20%降至5.5%,说她是“社会主义者”。<sup>④</sup> 勒庞的侄女与她分道扬镳,明确表示放弃勒庞的“工人阶级民粹主义”,转而支持泽穆尔的民族主义纲领。<sup>⑤</sup>

勒庞的去极端化民粹主义路线执行得十分坚决,也被证明是有效的。无论是在总统选举还是在议会选举中,她都排除了与自己的民粹主义竞争对手泽穆尔结盟的可能性,认为后者可能会阻碍对主流选民的吸引。<sup>⑥</sup> 勒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

① Adam Sage, “I’m Ready to Be Your President, Le Pen Tells France,” *The Times*, April 7, 2022.

② Simon Nixon, “A Le Pen Victory Suddenly Looms Large Over France and Europe”.

③ [美] 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第119页。

④ Adam Sage, “Surging Le Pen Rules Out Alliance With Zemmour,” *The Times*, March 30, 2022.

⑤ Charles Bremner, “Sad Le Pen Is Braced for Niece’s Move to Zemmour,” *The Times*, March 5, 2022.

⑥ Adam Sage, “Surging Le Pen Rules Out Alliance With Zemmour”.

她的顾虑:对民主的威胁及对法国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根本改变。“对于这个国家的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包括许多30岁以下的人,勒庞已经将自己重新塑造成爱国民族主义的象征,不再是一个怪物……民意调查显示,49%的选民会担心她的胜利,而马克龙的连任会让42%的人担心。”<sup>①</sup>可以说,法国人对她与主流候选人之间认知差距不大,这使勒庞成为有能力与主流政治势力对决的候选人。

总之,法国民主体制面临的挑战和民粹主义的崛起,既有与欧美其他国家的共同之处,又形成了更明显、更典型的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对决的特征。

## 六 技术官僚主义能否继续抵御左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

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结果表明,民粹主义领导人已经具备问鼎总统宝座的实力,民粹主义政党也已成为议会中重要的政治力量,具有实质性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民粹主义的主流化意味着其对现行共和体制构成的威胁大为降低,也意味着它可能促使人们更多地视之为一个正常的、具有执政潜力的政党。但是,在法国,右翼民粹主义力量毕竟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政党而存在的,不仅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受右翼政党党内的制约,而且,法国总统被认为在很多方面比美国总统更少受到其他权力机构的制约,所以一旦民粹主义者上台,其带来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在中左和中右政治力量双双衰落的情况下,技术官僚主义主导的新中间派能否在左右翼民粹主义的夹击下,继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以及中左和中右政治力量是否还能有所复兴,都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对未来法国政治格局的研判存在很大的困难,因为现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美各国政治中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大为增加,而且法国政治中的个人化因素较为显著,未来大选中各种势力能否推出具有个人魅力和能力较强的候选人,对于最终的竞选结果具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够根据上述分析对未来前景做一些基本的判断,以便后续对法国政治的跟踪考察。

### (一)强大的民粹主义势力成为法国政治的“新常态”

2022年总统选举中,技术官僚主义候选人艰难居首,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候选人紧随其后,三者得票率相加达到73%,接近四分之三,其他包括传统主流左右政党候选人都远远地被甩在后面。在议会选举中,与2017年相比,民粹主义政党得票率大幅上升,如果以单一政党的议席数量而论,同样呈现出马克龙的复兴党领先、右

<sup>①</sup> Charles Bremner, “Two Weeks for President Macron to Stop ‘National Disaster’,” *The Times*, April 11, 2022.

翼民粹主义国民联盟和左翼民粹主义“不屈的法兰西”党紧随其后的局面。可以说,如今民粹主义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在主流政党没有对民粹主义核心议题做出回应的情况下,传统左右翼主流政党进一步被边缘化。

马克龙代表的新中间派未能整合所有的传统中派、中左和中右力量,而只是整合了其中的温和派力量。《经济学人》的评论指出:“马克龙表现出了对制度的狭隘忽视。尽管旧政治中有太多趋炎附势的议员,但在总统政治中,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已经成为配角……他挖走了他们最好的人才,使他们的工作更加艰难,留下的则是马克龙与左右两派极端分子之间的竞争。”<sup>①</sup>在新中间派、左右翼民粹主义和新极右势力的共同挤压下,不仅传统中间派已经“沉没”,而且传统左翼和右翼都很难重整旗鼓,即便是戴高乐主义嫡传的右翼共和党都是如此。这一方面导致了传统中左和中右力量的衰落,“自1958年以来执掌几乎所有政府的左翼和右翼两大主流政党都已蒸发”;<sup>②</sup>另一方面使得技术官僚主义主导的新中间派势单力薄,为左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2022年的选举揭示,法国政治“现在分为三个极端:极右翼、极左翼和极端中间派,目前‘马克龙主义’占主导地位,如果不做出改变,这种地位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取代它的极有可能是极右翼”。<sup>③</sup>

## (二)左右翼民粹主义之间竞争及其内部分化组合将继续

当前法国不仅存在民粹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之争,而且存在左右翼民粹主义之争、民粹主义内部的极端派与温和派之争。勒庞试图横跨左右翼选民群体,推出“满足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选民需求的经济计划,并强调法国的自主和民族独立”。<sup>④</sup>为了一定程度上对抗右翼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也进一步采取激进的策略,而且取得显著效果。梅朗雄及其“不屈的法兰西”党利用在总统选举中的强势地位,试图整顿整个左翼阵营。

在右翼民粹主义内部,也出现了新的分化,即主流化趋势和极端化趋势的分野。泽穆尔的竞选主题集中于移民问题和穆斯林问题,被媒体称为“反伊斯兰专家”,他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最合理的“捍卫法国利益的观点”,这威胁到勒庞对右翼民粹主义选票的掌控。泽穆尔虽然无法超越勒庞,但却分化了日益扩大的右翼民粹主义的票

<sup>①</sup> “Why Macron Matters: France’s President Is a Cautionary Tale for Centrists Everywhere,” *The Economist*, April 9, 2022.

<sup>②</sup> “Franc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Don’t Panic,” *The Economist*, April 16, 2022.

<sup>③</sup> Charles Bremner, “I’m Ready to Listen to the People, Says Emmanuel Macron After Election Victory,” April 25, 2022,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im-ready-to-listen-to-the-people-says-emmanuel-macron-after-election-victory-t6gmlbk0g>.

<sup>④</sup> Ayhan Kaya, *Populism and Heritage in Europe: Lost in Diversity and Unity*, p.79.

仓,导致勒庞得票率降低,使其可能无法进入第二轮选举。但是右翼民粹主义内部又具有基本的一致性。这表现在其支持者会选择“策略性投票”,产生“弃保效应”,确保右翼民粹阵营的主要候选人或主要政党取得胜利。例如采访法国大选的记者发现:有一些观点与泽穆尔一致的选民表示自己不会投票给泽穆尔,因为他们认为泽穆尔没有机会当选,投给他只会浪费选票。<sup>①</sup>

### (三)技术官僚主义所依靠的“共和阵线”前景堪忧

在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马克龙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勒庞的得票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继续大幅增长。从这个角度看,马克龙的胜利隐含着巨大的失败。由于议会多数的丧失,其第二个任期内只是在国防和外交领域仍然拥有较大的自主空间,但在内政方面很可能寻求政治妥协和讨价还价,很难实施对法国而言具有根本性的长远改革。所以,马克龙的第二个任期很难为自己以及其代表的技术官僚主义力量带来巨大的政绩和威望。

马克龙试图把法国政治引向中间化的努力,是建立在左右翼民粹主义保持极端化的前提之下。但从目前来看,尽管在右翼民粹主义内部产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极端力量,但左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力量处于一种激进而不极端的状态。法国2022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结果表明,勒庞右翼民粹主义的“去妖魔化”取得了成功,曾经罩在国民联盟头上的“玻璃天花板”已经被冲破。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欧洲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受冲击最为严重的东北部‘铁锈带’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成为国民阵线的主要票仓”。<sup>②</sup>反极端势力的“共和阵线”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作用日渐减弱,其中既有“共和阵线”自身萎缩的原因,也有极端势力“去极端化”的因素。2002年,当老勒庞闯进总统选举第二轮,希拉克呼吁共同抵制极右派候选人时,法国人一呼百应地前去投票,除了老勒庞的坚定支持者,其他所有候选人的选票都向希拉克集中,使他在第二轮中以82%超高得票率当选,而老勒庞的得票率与第一轮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增长。但是,2022年,当马克龙声称“选举关乎秩序(他)或混乱(极端),选民们却无动于衷”,<sup>③</sup>可见,“勒庞的成功标志着她的政治风格惊人地正常化。过去的规则是,不同阶层的选民抛开他们分歧的立场,支持任何能让勒庞的政党出局的候选人,现在这一规

<sup>①</sup> Adam Sage, “Arrogant and Unpopular, But President Will Win Again,” *The Times*, March 28, 2022.

<sup>②</sup> 田野、张倩雨:《全球化、区域分化与民粹主义——选举地理视角下法国国民阵线的兴起》,第91-125页。

<sup>③</sup> “French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Jupiter Waning,” *The Economist*, June 25, 2022.



则已经支离破碎”。<sup>①</sup> 如果这种趋势没有逆转,“共和阵线”可能会成为历史。有的研究者给出了较为悲观的判断:“如果马克龙获得第二个任期的授权,他的胜利将具有灰烬的味道——共和阵线的灰烬。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它作为一股连贯而强大的力量发挥作用……法国将有五年的时间来重塑自己——或者这可能只是五年的时间来为大坝最终破裂做准备。”<sup>②</sup>

当然,对于2022年法国大选展现的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对决的险峻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特殊性事件的冲击”来解释。“战争和疫情使政治两极分化,这不仅发生在法国。”<sup>③</sup> 由于乌克兰危机、西方对俄制裁导致能源价格持续升高和通货膨胀加剧,民众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更加恶化,这给予左右翼民粹主义候选人发挥的空间。但是,本文分析成因时已经指出,特殊性事件只是其中的一个直接因素。当前法国左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势,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全球性背景。所以,马克龙“必须利用第二个任期来解决这种分裂和不满的根源。俄罗斯轮盘赌不是一种可以反复玩的游戏”。<sup>④</sup> 也就是说,法国的主流政治不能再寄托于已经不再牢靠的“共和阵线”,必须凝聚新的共识,才能改变社会撕裂的趋势。

由于技术官僚主义在过去的五年内被证明不仅没有阻止,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法国社会的撕裂,导致民粹主义更大规模的崛起,所以面临广泛的批评,亟须反思和重构。技术官僚主义统治不仅表现出对于民生问题的忽视,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多元化利益表达机制的排斥。这就导致,它自以为代表了国家改革的真正的、长远的方向,但却无法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反而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转向民粹主义政党,寻求它们作为自己的利益代表。法国的一位地方议会会议员指出:“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只有技术官僚”,政治学家帕斯卡尔·佩里诺(Pascal Perrineau)则认为“我们应该恢复一个多元化的政府”。<sup>⑤</sup> 可见,只有正视政治代表性问题,切实把参与式民主纳入其中,技术官僚主义才有可能化解民粹主义的攻势。

(作者简介:李济时,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怀晨,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蔡雅洁)

① “French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Jupiter Waning”.

② Agnes Poirier, “History Is Buried as French Youth Embrace Extremes,” *The Times*, April 23, 2022.

③ “Why Macron Matters: France’s President Is a Cautionary Tale for Centrists Everywhere”.

④ “Franc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Don’t Panic”.

⑤ 夏莹编译:《“马克龙2.0”启动在即,新政府将关注社会和生态问题》,欧洲时报网,<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france/2022-04-29/969655958101954560.html>。